治　保赤　教　舒氣藥　父子　大藥房　電話東局二四五

防疫太平丹

主治中暑昏迷頭痛肚腹痛吐瀉四肢厥逆風陰霍亂絞腸痧轉筋抽搐途中受暑卒然昏倒感冒陰寒停食傷水酒醉嘔惡瘟疫傳染氣鬱不舒急無神糟雜飽滿口吐酸水耳鳴目脹煩燥不寐鼻塞口乾山嵐瘴氣水土不服車船暈眩之各症閱服皆宜遇有急難之症可向方近各代售處購買代售處各大藥房各洋貨店

總批發處北新橋南志善藥棧　電話東局一〇九〇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日（星期一）陰曆丙寅年三月二十九日

午報

本報開設宣武門外南柳巷十八號　電話南局五千一百四十三號

第一千五百八十七號

郵務局認為新聞紙類

華樂園（三月二十九日白天）程艷秋　貫大元　汾河灣　周瑞安　張春彥　郭仲衡　侯喜瑞　李洪春　劉春利　劉鳳奎　錢寶奎　慈瑞泉　扎金奎　羅文奎　九陣風　王又全　曹二庚　馬連崑　劉鳳林　傅少奎　賈多才　李多奎　程玉菁　閻嵐秋　沈富貴　王福山

廣德樓（三月二十九日白天）李萬春　藍月春　陳富瑞　王俊卿　少春　小桂花　俞華庭　魏蓮芳　陳香少　李長勝

三慶（白天）朱琴心　楊寶忠　孫毓堃　郝壽臣　孟小如　王惠芳　金繼賢　方連元

景泰園（三月二十九日白天）翟田　韻　霞　小郝　蘭俊　芬　王菊　陳丁　玉桂　芳卿

美國新製特別五十支吉士煙到京

總經理處和記烟行開設宣內西四牌樓南路西　電話西局四百三十二號

感謝滿新齋專門臟症科

中國歷代帝王像

感功頌德

明三井洋行保險賠欵

感謝軍警

鳴謝馬玉堂狗皮膏藥

成興雲買賣雜項社

懋業洞林鐵林發莊

瑞德大藥房減價

劉劍秋牙科大夫

請至南洋弟兄看　香煙空包換畫片章程

鳴謝張寅卿之膏藥

香油大減價　裕興油店

詞林一妙出版廣告

清血露

世友氏清血露　大楓子油　消經香廠　濟世藥房

慶隆茶莊

大方茶此茶由安徽鐵嶺採運來京用新法燻製其味清香飲之能生津止渴開胃健脾與衛生大有裨益也

天津保定均有分莊

精神養成會療養院

華北大藥房

長壽粉

培兒代乳粉

培兒代乳粉　總經售英法大藥房

經驗靈藥

耳鳴耳聾丸

偏墜疝氣丸

以上兩種定價每盒一元二角　德生堂開設北京前門外虎坊橋東路南

偵探小說　血指痕（十二）　覺非編著

來至致美樓叫菜吃酒一切瑣事不必細表　吃畢　茶房遞過漱口水　震吉過來向玉祥說道　陝西巷遇鳳院兒弟在那兒認識一個姑娘兒名叫麗卿　我們算請玉兄一到那裏品會子茶　你看怎麼樣　玉祥笑道　遇鳳院麗卿　原來是你認識的　好點兒今天咱們就得會會　震吉忙問此話怎講　玉祥道　在前兩個月　我曾到遇鳳院去　麗卿說　他看着我眼熟　一定是舊日的朋友　因為一時想不起來是誰的朋友　執意不肯上盤子　我極力說沒有朋友　他偏不信　因此我沒得挑　假如要是挑上了　今天咱們還不會靴子嗎　震吉聽了笑道　……（未完）

俠情小說　鴛鴦劍（一百六十四）　友菊編著

封老頭兒說他們住店　自不小心　丟了東西　與你有甚麼相干　店東說我是作買賣的人　這個察院的下人　一定說我這兒是賊店　他把你送交衙門　……（未完）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廣德堂祝家老膏藥鋪

土兒胡同

張寅卿藥鋪

初一十五　圓元宵

男婦老幼一切諸症　專治　男婦諸症　同春膏

減價一半

北京前門內化石橋北路西　張寅卿藥鋪

五淋白濁　楊梅毒症

九一九　五淋白濁丸

張仲三（毒科大專家）

不靈還洋　出有保單

瘡藥一掃光　張仲三中藥房　張仲三

第一消毒丸　全料消毒丸　白濁丸

龜齡集

小腸疝氣丸

大藥房　中華

風濕骨痛　九一四　清血解毒

受進花界諸君注意

華林寶齋治癬除根水 [illegible]

瑞華 [illegible]

購藥諸君注意本堂三種膏藥 自舊歷三月初一起一律改售銀碼

腳氣雜忍不可不治 [illegible]

顏閣三日內可實現

△暫時維持現狀……不提法律問題

顏惠慶內閣攝政問題 連日經吳（佩孚）張（作霖）及各方接洽之結果 咸認中央有組織政府之必要 對於顏閣攝政 均盼其即日成立 閣顏閣攝政 在三日之內 准可實現 茲將其經過 分別詳誌如下

△奉方對政治問題之表示

[illegible] 奉方之意見 [illegible] 張上將軍意見 大意謂 [illegible] 對於中央現狀 [illegible] 閣員須由各方公同決定（二）攝政閣之選 須於事前議定 以便各人即可卸余仔肩 [illegible] 閣員自應各方共同負責任 [illegible] 中央 [illegible] 不能累及一人 [illegible] 各方商洽閣員人選 齊允諾 即赴津而 [illegible]

△直奉聯要人昨晨之會議

齊在顏宅退出後 卽至帥府園衛戍總司令部內 與王懷慶上將軍商酌 王謂張帥既已有表示 可速與各方接洽 遂約定前晚在東城大方家胡同李宅會商 嗣因齊等有要務 改至昨晨二時開會 列席有齊燮元 王懷慶 張學良 顧維鈞 顏惠慶 張宗昌 潘復各要人 齊報告吳電及與顏接洽之經過後 張學良軍長比表示諸事一聽張上將軍命令 毫無意見參加 張宗昌督辦表示須如吳張兩上將軍意見 速成立攝閣 顧維鈞潘復等相繼發言 結果決定先成立攝閣

△顏攝閣閣員前晚已決定

會議之際 既決定成立攝閣後 齊氏提出閣員人選問題 請各方一致加入 維持時局 張學良謂奉人無意見參加 最好由老王持 俾奉政見相同者 張宗昌督辦亦以爲然 討論結果 決定閣員八選 一（一）農商財政陸軍三席 由奉聯方面人物任之（二）其餘交通海軍由直方人物任之（三）外交內務司法教育四席 延攬其他方面人物任之（四）其他機關之任命 亦有相當之決定

（甲）閣員名單 國務總理顏惠慶 外交總長顧維鈞（原任） 內務總長楊愷（奉系） 財政總長潘復（聯軍） 陸軍總長張景惠（奉系） 海軍總長劉永謙（直系） 司法總長張國淦（原任） 教育總長王寵惠（無所屬） 農商總長莫德惠（奉系） 交通總長張志潭（直系）

（乙）國務院秘書長 [illegible] 秘書長 吳南如 [illegible] 林世議 [illegible]

以上會議經過時間甚久 至昨晨五時三十分 始散會

△顏氏有電全國解決二事

（國聞）顏氏昨午有電致全國 中樞主持無人 實以復國中樞 俾能本 意懇詞殷 為勝感悚 惠慶遭際時會 敢外生成 惟力所不及 寧忍自欺 心所謂危 以爲轉移 讓援匹夫有責之義 以爲一得之陳 方今時 派分 人情杌隉 推尋根本 法律固所必尊 審度經權 事實仍須先顧 今置法律而言事實 惠慶之愚 以爲現今亟須 [illegible] 上述各□ 約有□端 一曰軍事 □十五□軍屢 近歲貴途 流亡塞途 良此孑遺 焉能恕置 亟須設法消弭 稍留生機 至於軍事結束 士旅如林 須妥善後安排 或化爲工 或歸之農 非特籌巨款 無法措置 自後各省區存留兵額 應公開會議 審量各該地方財力民情 以爲決定 輸精所出 中央已無力負 地方亦寧可竭 而漁 兵餉仰給 上下端盡全力 以謀地方實業經濟之發展 國家乃有蘇息之望 二曰財政 中央財政之枯竭 久瀕絕境 有採葉之飢官 見掘鼠之窮使 現象如斯 國何以國 而不諒者或猶以軍費之需索 爲軍火之追呼 致有度支責任者 莫視爲畏途 夫中央 爲各省立之中央 非北京之中央 既欲尸其名義 自不能絕其生存 所望各省區軍民長局 顧念政令 酌予歲收 第一要需 厥爲鹽稅 萬不宜再行截留 中央政府亦須縮小範圍 厲行撙節 每月經費 限以至約之數 一切收支 完全公開 內外相諒 庶可共濟艱危 三曰交通 車輛扣留 以軍輸妨客運 車站分據 變營業爲軍供 即有少數收入 亦已提取淨盡 路用無資 債償無欵 外人責言 員司解體 路政既廢 百業交受其敝 所望各軍當局 垂念艱情 共維國信 車輛以還 各站騰讓 [illegible] 卽有軍事運用 應與路局協商 局長一席 必須部派 行政必須統一 方能指臂相通 呼應一氣 路政舉 收入必增 路用償債之外 有所盈餘 或以一部爲路事之推行 或以一部供國有之分用 亦未爲不可 此外政務萬端 難畢一言 而三者實爲最要之事 必其維持有術 乃治軌之可循 惠慶惟一顧懇之言 多譬直骨鯁在喉 不能吐絕 非以張大之詞 爲邀譽之地 敬希各方負有最高責任者 鑒此下忱 共定大計 果使事有可爲 幸賢伍 在假須執一以求 若時猶未可 即以已作犧牲 詎有絲毫之補 剴切之詞 倘乞曲諒 顏惠慶 佳印

昨早油房胡同之兇殺案

△因嫌行兇……殺死王玉

△扎傷王妻及王子……兇犯被捕

宣武門內油房胡同南口路東門牌甲一號院內 北屋住有王玉 妻曹氏 跟前一子 年六歲 係天主堂教友 素以拉車爲生 同院住有景泰者 年四十餘歲 亦以拉車爲生 王玉素與景泰有嫌 景泰遂於昨日（九日）上午六時許 手持鐵刀 乘王玉未起 撬門進屋 照定王玉身上 連扎數刀 王玉立時血出身死 彼時王妻曹氏已起 一面與景泰抵抗 因力不敵 大喊救人 亦被景泰扎傷數處 倒地昏絕 王玉幼子亦被扎傷 兇犯景泰 [illegible] 部亦均受傷 彼時已將其他院鄰驚起 景泰見勢不佳 向外逃跑 至油房胡同北口外（即絨線胡同） 被路北派出所巡警上前截獲 奪過尖刀 立即綁獲 將兇犯帶同該管內右一區署 署長王富三聞報 當派署員帶同巡官長警往驗 比至 王玉已死 王妻尚有微息 當派夫役抬往香廠仁民醫院救治 屍場派警看守 至於行兇原因 正在嚴訊中 待驗容訪詳誌（午）

冒充軍人槍決

昨日（九日）午後二時餘 有聯軍總司令部稽查隊在宣武門外虎坊橋直魯軍用票管理局門前 拿獲冒充軍人持票兌現人犯陳清士一名 當即押赴大橋先農壇壇門 執行槍決 以資鎮懾云（午）

司令微服巡夜

京畿衛戍總司令王將軍 爲注重京師地面治安起見 特於昨日晚八時二十分 親帶兵十餘 至前三門巡查地面 並視查各地方軍警有無懈弛情形 以憑獎罰 至十一時始返宅云（辰）

訴訟費新條例

據法部消息 昨該部新訂訴訟費條例八條 訓令各級廳查照 其條例大略如下（一）請求改期開審者納費一元（二）請求提前開審者納費一角（三）請求減輕交保者納費五角（四）請求發封產業者納費五角（五）請求清理□目納費五角（六）請求易科罰金者納費三元（七）請求緩刑者納費一元（八）請求搜查者納費五角云（辰）

派兵守衛故宮

故宮博物院現已禁人游逛 停止售票 聞內務部昨派古物陳列所守衛警察副隊長廣忠 帶警四十名 故宮守衛云（寅）

遷居者請注意

京師警察廳以人民遷居 例應呈報該管區署 而近來多有不照章呈報者 茲特通告各戶 嗣後人民遷居者 務須遵章呈報 如過五日遲不呈報 查出重罰云（辰）

局長派員查路

京綏路孫沈兩局長 爲慎重行車起見 昨令該路各段道房工頭等 每日分班輪流巡查鐵路 倘有損壞之處 速即報局修理 以免危險（寅）

消防演習水龍

京師警察廳消防處楊處長 因值天物燥 京內迭經現火 特通令消防各分隊 自五月十一日起 每逢一三七日 分班在南海地方練習水龍 以防不虞云（子）

岳母何故自殺

京直門內北小街永慶胡同 住戶吳姓子 於月前娶蘇姓女爲妻 不料昨（九）日上午十二時餘 新婦之娘親尹氏 前來看女 不知何故 忽自用小洋刀抹脖自殺 事被巡警一聞報赶到 將受傷人與吳姓等人 一併帶區訊辦云（辰）

化裝私訪逃妻

順義縣人劉滿堂 年約三旬 伊妻呂氏 年二十歲 於去年秋間來京傭工 音信皆無 劉某以來京 即在東北城一帶化裝訪查 以賣化裝品等物 串胡同時賣 在北城草廠地方 訪得與馬姓姘度 日昨呂氏往新橋地方購物 被劉某扭獲 當喊來巡警 帶往左三區 昨已將拐犯馬某傳案 同解地方廳成訟云（子）

日本射擊打靶

駐京日使館衛隊 定於五月十一日起 在齊化門 [illegible] 地操場演習行軍射擊打靶 至六月十日止 並於昨日照會外交部 轉飭警廳 曉諭商民 聞聲勿驚（子）

言論

強者與弱者（水心）

天地之間 惟強者能有權利也 夫弱者 不過爲強者供給權利之工具耳 而強者之權利 實討於弱者之中也 其上自人類 下而及諸天下事物 蓋莫不有強弱之分也 然所謂權利 實不過權力之謂也 所謂權力者 而稱之爲強權 亦無不可也 人類世界 其間必有強弱相對待 雖然動植物世界 又何莫不然 諸獸類 獅與虎 乃獸中之王也 亦獸中之最強者 苟遇有弱獸 即隨可取而食之 夫弱獸何以爲彼所食乎 無他 獅與虎其力壯 而弱者由力不逮也 惟其力不逮 故爲獅與虎所食 獅與虎因之而得其權利 是以觀 今世國 弱者不爲強者所吞併 則亦不過爲強者之供給品而已 必強者始能有權利 實即強權之世耳 語云 弱肉強食 信其不誣矣

初一十五 三狗皮 種膏 減價一半

此三種膏藥本堂家傳秘方壽世二百餘年 ○注意陰歷初一十五均減價一半

追風虎骨狗皮膏 [illegible]

婦科參茸狗皮膏 [illegible]

兒科百效狗皮膏 [illegible]

專售處 北京前門外琉璃廠小沙土園南路 馬玉堂膏藥舖啟

初一十五 婦女調經養血 男幼一切百病 減價一半

乾坤固元膏 [illegible]

婦女調經回春膏 [illegible]

普救回春膏 [illegible]

專售處 [illegible] 張寅卿藥舖

日曆

陽曆五月十日（五月廿一日） 陰曆三月二十九日（六月大廿日）（星期一） [illegible]寺廟會

小言

小學經費（翁麟聲）

歷來小學教員 不值武人一顧 月俸積欠不發 以爲此項職務 有之不多 無之不少 武人之理 率皆如是 小學教員 雖不君何重要 然作育英才 賴此樹人 數十薪俸 未名一文 生計既艱 精神自減 青年學子 良好光陰 付之流水 學生末運 良可慨矣 茲者戰 繼稍後 而組閣未成 政治無權 各部完全 頓教育經費 尤屬輕視之餘 自新正迄至今日 錙銖未得 眼望已穿 爲之奈何 聞顏閣行將實現 則政治或有一度生機 如果成爲事實 幸勿以教育爲無關輕重也

▽讀「水心君（進化論）」以後（冰心）

作者讀「水心君之進化論」所論尚爲透澈 其重要之點 則在「不進則退 斷無中立之理也……」及「……惟其能隨世而進化者則尚存焉」 全文之精華亦在於此 總全文所論 進化者 重於人類 而今之人類是否進化 則未論及 似爲「進化論」一之一缺點 愚書至此 忽憶及村醫 曾有一文「人類退化……植物征服人類」 所舉比例 頗有興趣 藉此機會 錄之於次 以供諸君談助 請看憧物的猖獗 與人類之屈服 「芙蓉雞」那些男女甯願爲亡國奴 入這籍中 傻傻憧憧 不久即被驅於死途 「花國」「柳成」男性的人們 差不多盡溺沖喪志 低首下氣 爲此等處的奴隸 玩物 「梨園」「菊部」 這大概可說是一種宗教 男女教徒 貢任不少可敬徒的金錢 光陰 精神……等 均因信教而犧牲 「竹戰」 看「這個名詞 就知道是以武力征服人類 可憐大多數的男女做了俘虜 還有……還有……我難縷述的 不知道的…… 總之 這是人類之危機 人類退化之表現

▽因果談（續）（性）

是故尊拆白者 其家庭中必有無行之婦女 任其神權者 又將以爲天之果報 實則不然 蓋拆白之人 必不尚念 而爲人妻女者 則至以爲我夫我父且如是 我從如之 彼將奈何 故許其所收之果 非神使之 乃自使然也 或不肯爲係 將遭雷殛 世間且實有其事 自表面觀之 此雖爲神權之報應矣 實則又大不然 蓋不肯子係 其性情性生暴戾恣睢 身體中所含之電 往往凌亂爲強 故行至電線 適風有變加 爲電所擊 乃科學之常事 非關神權之力 至云因果 則暴戾爲之因 死爲之果 又奚不可（完）

▽新童謠（孟浣塵）

春將去 年年將去 春去去到大海西 西海有個大雄雞 雄雞要見雄雞舒

▽滑稽詩經（朱芷沅）

準備鬪 無止息 挺脖瞪眼勢力齊 敗則血流逃竄 勝則意出氣 獎犬見了更得氣 雄鷄各自戢翅起 往後見雄鷄鬪 但聞雄鷄喔喔啼

劉赤化彷小雅彤弓三章

大隊劉分 我有伏兵 四面攻之 槍炮既設 一齊轟之（興也）

大隊劉分 我有伏兵 直奉擊之 槍炮既設 一齊施之（興也）

大隊劉分 大空防之 伏兵藏之 我有飛機 槍炮既設 一齊響之（興也）

武俠瑣記 漁舟女（陶同善）

漁者沈翁 佚其名 年八十餘 莫不態龍鍾 臨風欲仆 見之者 言 家清貧 一子兩媳 皆早亡故 憐其衰弱也 惟遺一孫女 名碧綃 年華二八 明眸皓齒 雪膚國色也 依依膝下 翁愛之 當掌上珠 村中有吳德者 富家子也 性好漁色 見人妻女 輒評頭品足 或玷汚 見者咸遠之 幼時不喜讀書 而好弄槍棒 故棄文就武 拜師教之 三年 盡得其傳 德狂喜 自謂身懷絕技 輒仗技驕人 曰 何人敢與我一敵耶 自是浪跡街頭 橫行無忌 法益肆無忌憚矣 而受其辱者 頗不乏人 某年上巳之午後 德隨師郊外之莊 見風吹綠水 形似魚鱗 二三小舟 蕩漾其間 漁子皆面水捕魚 微風拂拂 覺體舒 俄而又來一小舟（未完）

短篇小說 美人計（六）雪禪

二時間 僕從蠶燭 面如泥 枕齊倚背 同入黑甜之鄉 杜樹皆合齋師二人約什 殿撰卧處之虛 鑿一洞穴十數 雨水沿穴而流 頃刻之間 吳殿撰之衾 淋漓浸濕 凄冷侵肌 急起狂呼 莫有應者 鵲娘偽作從夢裏驚覺 挑燈來視 促聲謂殿撰曰 僻陰之館 既欠修潔 且隙穴不禦風雨 此何可居 後有矮小榻 尚稱雅潔 敢請貴人速爲移寢 言能持燈前導 吳殿撰爲漏水所驚 不暇別男女之禮 隨鵲娘之中 展觀所 別有洞天 香馥沁脾 錦排古雅 鵲娘似不引嫌 急人之患 問寒問暖 展被掃床 殿撰於寅感之中 偷睛一睨 適鵲娘側首 嫣然一笑 媚致橫流 殿撰此時從小吁傳驛之馬 歷十牢五行之猿（未完）

集書小說 女貞（十二）醒

說能哀嚎慟哭 方氏老太太同德夫婦 並左右鄰 地方差役件作等 聽了張氏這番話 沒一個不流淚讚嘆 兩隻眼淚 就連段知縣也覺鼻子一酸 段知縣心中不住暗暗點頭 眼淚來 一個賢德婦人 說他謀害親夫 這又何苦如此 短去此物 若說不是謀害 就是夫婦 別也是常有的事 而況且夫婦人 一倍 什麼反倒自己尋死去呢 若說是毒物 莫非他床上有什麼蛇蟲之類嗎 爲什麼張氏並沒損傷呢 這案實在斗怪 縣官一明 沉吟良久 忽然心中一動 說 莫若也親視含殮 我必須知此如此 或者大概可以明白底細 想罷遂吩咐道 張氏 本縣念你一點賢德之心 又三的哀求 姑且從寬 准汝所求 丈夫收殮後 可速速到衙中 前去聽審 張氏聽了 趕緊叩頭謝恩 段知縣又吩咐 把方業壽帶回衙署 暫且看管 一並候訊 吩咐已畢 退了公座 來到外面 上了轎子 差役帶着方業壽 打道回衙 且說表 單說方氏老太太見知縣走後 遂求人到城裏買棺木衣裳 霎時齊備 有左右街鄰 連同張德夫婦 大家一齊幫助 把濟仁入了殮 方老太太在傍兒一聲肉一聲的哭 止不住 張有德夫婦見親家太太這樣的哀慟 不由的也四淚交流 張氏是大兒地兒的嚎啕直哭 到聲啞氣避 一口上氣沒接上 下氣頭一發昏 鼻孔內哼哧了一聲 當時來了個叭噠倉 身子往後一仰 咕咚一聲 栽倒地上 竟自死過去了 嚇的方氏老太太同張德夫婦 全都止住了哭聲 趕緊跑過來 把張氏抽起來 又把他兩條腿給盤上 方氏老太太蹲在面前 一邊兒流着眼淚 一邊兒搬叫 張有德夫在旁也兒呀兒呀的叫個不住 霎時張氏甦醒過來 睜眼一看 見自己的父母同婆婆都站在面前 遂又嗚嗚的哭了起來 跟着又背過氣去 書短減斷 張氏是醒過來就哭（未完）

偵探小說 玻璃島（一百零九）霄羽編述

如今在此相會 豈可輕輕放過 於是就要過去扳談 正是 却看揚子千里水 淼盡英雄萬古人

第八章 山豹子爾旅條竹城 草蛇正法武昌府

話說那二十三雄 原是五十年前蘇浙兩湖的一般刀客 爲首的喚作福飛 黨 便是玻璃島中健將福泉春的父親 其人 當時不可一世的英雄 如今全已故去 所賸的只有二位 一個便是郇廷璽 一個便是金鷲 這金鷲原是河南沁陽縣人 少時遊蕩江湖 無惡不作 後來因爲在西湖雷峰塔邊 跟楚遨然比武 金鷲一跳就跳上塔頂兒了 金鷲登時栽下塔來 由樹上摘下一個李十 趕緊拜遨爲師 用接骨丹把腿治好 從此改邪歸正 很作了不少俠義事蹟 後來也老了 隱居錢塘門外 怡情湖山勝景 生有一子二女 二女清泛 嫁與四川第三條好漢馬亞霞爲妻 浮嫁與樟樹鎮的鏢頭馬 的父親 誠病故 所以這金鷲 傾着徒弟 以使在一塊坐着 李五嵐 小僮寂聽 等入他們豈不知道 所以就由觀月興感 兩個金鷲 打算把眼珠一轉 一半弔祭 乖覺 發時 起向金 打了一躬 說老前輩 後學冷眼珠有禮 那金 伴作不理 玉嵐說 你這人敢是瘋了 爲什麼給我們作揖呢 眼珠說 二位必相論 我是武當山吳羽之 我師傳（未完）

社會小說 亂世姻緣（十一）智公編述

說罷起身往外就走 守仁用手一拉說 你坐着坐着 遂喊了一聲周信 周信答應着 來到客廳 守仁說 你去到門房 將方才來的那位婦人 同着那位姑娘喚到這裏來 周信說是 不大的工夫 將那位婦人跟鈴兒 一齊帶到客廳 又從新給守仁請了個安 守仁問道 你的心意 打算將他（指鈴兒）安置一地方 那們你一個婦道人家 隻身一人 往那裏投奔呢 再一說你任女未必乍生生的 就離的開你 你要沒有准住處 可以就在我這兒暫居 那時你們願意走 就走 你們想着怎麼樣 假如我這兒把你侄女留下 你再另投別處 他的兩下裏全都不放心 那不是自找麻煩嗎 你們仔細的思索思索 你們有什麼話也可以說說 這時朱掌櫃的有旁邊說道 周老爺這個意思很是不錯 你們想着怎樣 那婦人說 我們娘兩在此叨擾 居心何安呢 守仁道 那有什麼 你既願意 就如此辦了 遂又叫了一聲周信 將他們帶到裏院去見姜氏愛琴 這裏守仁又同着朱掌櫃說了一回閒話 朱掌櫃的告辭而去 這且不表 且說那婦人同着鈴兒 來到裏院 見了姜氏 姜氏問道 娘家姓什麼呢 那婦人答道姓沈 又說了說困苦的情形 天已黑了 你遂忙着吃晚飯 自此以後 他們娘兩 遂在周宅傭起工來 上下皆以沈媽呼之 守仁又給鈴兒改了一個名字 叫作小梅（閱者注意）專伺候愛琴 兩人成日在一塊遊玩 斯時愛琴年方七歲 出息得十分標緻 真是遠山之眉 秋水之目 人人見了 沒有不喜愛的 小梅長的也很不錯 年長愛琴兩歲 作事亦極穩當 處處勤謹 所以守仁姜氏很是喜愛 給他作了不少的新衣裳 這麼一修飾 更顯得俊秀了（未完）